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魚濟堂文集卷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陳昌敬

兼濟堂文集卷八

大學士魏裔介撰

序

勸誡圖說序

勸誡圖說者勸善懲惡使人見而知所省慕改悔以共趨於平康正直之路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天之命本有善而無惡而氣動情

移遂變轉離歧以相遠故君子之為學也必研理欲之界以晰善惡之幾而大人之持世也必重激揚之典以示善惡之應典章制度萬有不同其本指歸於此而已矣顧刑罰禁於已然之後而訓誨導於未然之先豈武健嚴酷者所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御史代天子省方其大者在觀風問俗使民遷善遠罪以追古治不知者以為刑名搏擊之職則失之遠矣況今天下之民奢侈而不知儉也惰慢而不知恭也其視夫倫常日用之道泛

泛若萍梗之適相值於江湖也科律罔惕奇衺成風皆由不知禮義教化以致殞身喪家不可勝數司馬相如所謂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者可不痛與令直指操得為之權凡民閒之善皆得而旌之列實狀以達於春官民閒之惡皆得而懲之具爰書以達於司寇騘馬所至誰不凜凜思勵者余欲以霹靂之手生慈惠之心謂禁之以刑罰不若先之以訓誨爰刻是編以佐鄉約之條以廣遒鐸之徇斯無負於

聖天子道德齊禮之本意矣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又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師保澄清之化余且拭目以俟

山西鄉試録序

今

上御極之五年仁育義正薄海内外罔有不譓泰運弘開四門以穆

皇上垂恩儲祉益以功崇業廣需才益急惟是濟濟貞

彥是倚是毗值茲大比鄉國士歲宗伯進曰惟天佑我
皇家喆人蔚起蒲車之徵倍宜劼毖
皇上曰俞哉乃嚴簡廷臣干旄四出山西之役則命給
事中臣裔介偕户部主事臣若珽往典試事於時天高
流火洨寥氣清蕭程跋涉旬有六日而抵晉陽伏念臣
黔淺固陋幸得側身扃禁謬冀稍竭踵頂而迂疏乖盭
尺寸無補茲提衡重任倘賣櫝還珠則冬烘遺誚蔽賢
者蒙顯戮

上即寛臣臣不能自為寛也臣滋懼已廹入闈宣揚
欽諭戒以覃精怵思必虚必公務期釐正文體網羅真
儒以副
聖天子旁求大典於是進宣大御史臣朱鼎延提學僉
事臣孫啟賢所校士三千六百有竒鏁闈三試之得儁
如舊額録文以獻臣宜臙言簡端臣竊惟
皇清革命創制百度維新獨經藝取士由舊不變者葢將崇
先聖之矩模右文教以釀治也昔漢高不重儒術然陸賈奏新

語則每篇稱善建元之間漢興已六十年表章六經然後董仲舒公孫弘等脱跡蓬蒿之間奮翼青雲之上獨我
皇上功成五載翹車三賁於巖中求賢之懋古所不及宜乎軍士慕嚮蜚英騰茂若晨風之鬱北林衆壑之歸江海也雖然國家遴士以文而課士以行如以文而已則家競隋珠人擅拱壁童子操觚比稷契而羞管晏若以行也則蹻褐甫釋蒼素易變或棄詩書為敝帚笨髙

足而據要津何其前後之不侔也慨自明季文體既靡國運亦傾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碎公孫毛髮之文縱莊生漭瀁之論究其所以總非根源理要以致蠹政妨賢同弊相濟逮至今日餘風未殄則又有泛濫淫溢之辭雕蟲篆刻之字似是而非鋪張滿紙不過記誦坊間帖括熟套逢題敷衍而經史傳註置若灰塵此其敗壞人才狂瀾莫極宜乎

功令煌煌誠以刪芟蕪累而臣等懷蚊負之不勝也乃

若晉之士風其染於近習者猶尠葢晉俗勤儉風樸茂其民愿其士恪瞿瞿職思之咏見於葩經者良非誣也玆者登高遠眺覽冀并之形勝東則太行蜿蜒綿亘天下之脊也西而黃河奔流浩蕩一息千里北則雲中鴈門幽燕之屏翰也南而上黨蒲津控扼秦豫勢若建瓴乃喟然嘆其盛曰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玆神皋奧區其產士也必有異吾知山藏美玉光照廓廡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佇覲非常之彥應運而

穎脫矣夫地以傑靈運由哲啟無論相軒鄭虞之佐雲煋千億即霸晉諸才若比肩隨踵漢晉以降代有其人遷史隆於西漢維律工於盛唐此猶以藝林藻煥言也若乃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河汾中說翼贊易刪詩之統約畧憶之難以更僕數矣芳躅未遠景行而並駕意在斯乎既而犓香誓神披閱闠櫝或洋洋灑灑若千頃之波或炳炳麟麟如五都之市或簡練莊嚴如尺璧之在握或開霽明豁若朗月之入懐要以紹闡先言

則理本濂洛敷陳時務則義承鼂賈可謂潤澤金石彬彬乎質有其文者也臣則不勝擊節爲盛世得人慶若其詭製異態縟旨繁詞掞剽竿麗拾瀋丐緒雖渺思玺涌綴平臺而采南皮猶且刋裁不録劫惑若此其可幸無罪乎然臣不敢信多士今日之文必符他日之行亦不敢疑多士他日之行盡繆於今日之文也多士勗乎哉方今

帝道鴻鬯經制方新禮樂漸舉爾多士閉門専精有日

行且去彼幽谷翔玆雲衢校書天禄之閣珥筆文石之
陛
朝廷將藉其崇論宏議以展寀措事也次則剖竹曳綬
牧宰方州元元寄命未操而割其傷實多頗可嘗試而
輕擲與多士觀夫適海者乎其舟若蔽天之山其帆若
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波而不僨觸蜃蛟而不驚若漏舟
敗楫則望洋而返耳多士其自為舟楫利涉之具也夫
騂騮隱於凡馬伯樂過之然後知其駿豫章襍於羣卉

大匠顧之然後知其幹以一日考生平迷目五色 臣即乏知人之明信生平於一日名教東躬多士必不甘蹈鮮終之戒也多士勗乎哉勿採春華忘秋實勿工文藝薄器識勿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勿蘭芷其名蕭艾其質要之循其先資自獻之言而勿欺以自立庶幾菁莪樸棫共襄治安之隆而 臣亦得藉以人事君之義對揚我后之休命也已

壬辰急選大選齒録序

朋友之序列於五倫而後世篤之者或寡然而年譜之誼則猶近於古也葢甞取天下登賢書籍金閨者衡量計之以官爵相後先者十之五以文章相磋磨者十之三至於以事業相翊贊以道德相勸勉者則亦間得一二未可謂無其人也同選之義亦得列於年者何是皆受命於

天子而居其職者也夫受命於

天子而居其職與受命於

天子而為孝廉為進士其志同其道同而服官莅事濟
世利物其義則吏急是烏得不列於年也自
皇上親政以來選法悉復舊制士之赴選者掣籤則書
之於冊吏人不得上下其手葢可謂至公矣四月屆期
才俊鱗集選而受命者得若干人余會試同年秦子象
州李子熏山巖齋與家兄竟甫皆在選内將約同人共
鋟齒錄而問序於余余曰是諸君子之盛舉也乎夫諸
君子非必素相謀面之人一旦聚首長安傾葢若故同

膺朱紱之寄雖其地有逺近民有淳悍事有繁簡時有難易之不同然而濟世利物之心則同也是必其以事業相翊賛以道德相勸勉以文章相磋磨而不僅以官爵相後先者也方今

聖主圖治維殷三途並用滿漢兼收諸君子者或奮跡三韓而為從龍之彦或樹幟文苑而登玉筍之班行且考績奏最為國家柱礎棟梁之用立數百年太平之基豈祇牛刀小試棲鸞鳳於枳棘已哉諸君子勉旃其各

有建豎以符余之言也則茲録為不朽矣

庚戌科會試録前序

康熙九年歲在庚戌春復當會試天下士時

上命臣裔介臣鼎孳臣清臣逢吉典厥試事率同考官

十有八人

賜宴於儀部乃入棘闈鎖院至期闈題三試之得滿洲

漢軍各直省公車士子入式者三百有八人録其文優

者二十首進

覽例宜颺言簡端臣等竊惟治天下必須得人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唐虞而已然周禮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則所重在篤行也自兩漢以策取士其後法制屢變至於糊名易書而綦嚴矣豈待士不古若哉風氣遷流人心澆偽不得不以此防其偽而別其真也是以舉業德業有志者不得歧視之為二而國家亦遂以收知人得士之報其典顧不重哉臣等入仕有年鞅掌簿書戴星出入衡文實非所長然既荷

簡命時日已近又不獲辭所以夙夜凜凜者惟此矢公矢慎之一心而已是以在闈之日焚香誓天日一堂公閲凡文之大指以合於聖賢遵乎傳註為主而立意布局程詞敷藻則不拘乎一家或今或古或平或奇其言之成章者無弗收録惟是僻謬險怪熟爛勦襲則多至擯棄何則文章者隨天地氣運為消息者也故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今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備經緯之盛欲使天下湔洗鄙陋

之風發抒光昌之氣故允禮臣請復三場舊制纁幣之典較隆於昔而衡文者顧可以怠渝自安以樸遬充數乎此臣等所以飲氷憂惶而不敢不竭其心之力以求士于文章之内而惟恐其心之力有未周以負

皇上側席夢卜之意也雖然臣等取士以文矣若多士之報國家者寧止于文已乎臣聞古之君子其膺徵辟之典非以為榮也攄經濟之才非以為報也凡以一心事君而已迨其後而志富貴者不復志於功名志功名

者不復志於道德其始也皐夔旦奭自命而究也實不副名終不如始以自失其懷來者往往而有文與心竟為二事哉今多士既已通籍金閨則因文以自見其心者復因文以自考其心守其篤信之志不變生平之塞砥行礪名于此當益兢兢也自宰輔以至郡邑孰非表見學問之職自畿甸以至要荒孰非膏澤蒼生之地自筮仕以至懸車孰非夙夜匪懈之時寧正言匡時勿曲學阿世寧為通達時務之儒勿為迂濶無用之學寧為

正直忠厚以養和平之福勿為儇薄佻巧以開刻薄之端昔人有畏四知而不取暮夜之金者有晝之所為每夜焚香告天者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柰之何文行不相顧而自甘于純盜虛聲也總之有真心乃有真品有真德乃有真業即皐夔旦奭人皆可為何論夫賈董姚宋韓范之儔乎不然是多士自違其言也是多士自盭其文也是多士執贄者一心而策名者又一心也有負

聖天子作人之意臣等滋懼矣多士可不勉哉忠信誠敬勿二勿三為上為徳為下為民古名臣行已持身之善物也以是而無愧實興無慚敷奏則臣等矢公矢慎之一心可以與多士相終始而拜手稽首颺言庶可藉以對揚

聖天子之休命也已

恒郡觀風録序

今古人才之興豈不在乎造就哉古之造士也厚今之

造士也溥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鄉國皆有學重師儒之選而又以讀法教導之責屬之鄉遂大夫以故治化隆風俗美人材出令之守令即成周遂大夫之制也董子曰郡縣守令所以承流宣化不慎其選則無以得賢明制初年師儒之外止命有司提調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後乃專督學政使之總化一方然三年之内歲彙兩試率不一周即稱報最以故士氣惰窳令

聖天子右文崇治屢廑釐飭意益加厚矣然師儒之選

未盡如古郡縣有司或不以人材為念未盡如古遂大夫盡所以教導之責我郡守抑菴蔡公處冲劇之地節宣調劑百廢俱興而尤加意作人勤勤培植日進郡邑諸生而督課之拔其尤勸其怠讀觀風一卷文治亦既可覩矣嗟乎令天下郡縣有司得盡如公者以司教導以補學政之未逮人材何憂不興道德何憂不一乎吾知諸生必益爭自濯磨以副作興至意行將登於鄉雋於國班班玉筍為國家之楨幹也昔漢景帝時文翁為

蜀郡守仁愛好教化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流風至今不絕我公固恒山之文翁也諸生能學古通經德修業進斯無負於飭勵諄諄之意矣余故樂為之序

胡司李觀風録序

余居里中時聞之父老言高邑冢宰趙忠毅公及余邑前輩解元馮仲昌公皆嘗受學於郡為郡使君所知拔

云及崇禎丁丑戊寅閒郡之書院養士為尤盛迄今登甲第建功名當世者指不勝屈也葢其地左滄海右太行面滹沱吭咽神京宜其産材磊落英多無齷齪氣然父母斯民者啓迪振作亦豈朝夕之故哉浙鄞道南胡公為郡司李李秋官也受是職者率以搏擊為事得文無害之名輒致身清華而公履仁蹈義聽斷明允犴狴無寃尤深惡酷吏每語人曰蒼鷹乳虎其聖世之罪人乎以是三十二城長吏咸仰慈惠政簡刑清乃擇士之

篤志於學者督課其業且告之以古人為學之意及世俗功利苟且之弊一時士習翕然丕變故文多足録渢渢乎治世之音也雖然余嘗讀湛甘泉集而知二業合一之説不敢薄視帖括為小道然亦因之有所感矣自戰國秦漢燕趙以豪俠著稱真定又為河朔雄郡宜其後不異於古所云而彬彬碩儒如魏文貞祖孫李文饒父子焜燿史冊其餘荀卿樂毅崔駰孔穎達之倫可稱為天下士者固後先接跡也數十年來人才亦稍稍衰

敝矣乃公復起而振之其所教者文也其所以教者道也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明刑弼教公其以經綸一世者先試之於一郡乎諸士沐公時雨之化而以先賢為楷模則其效將見於他日其勿忘我公孜孜訓迪之意焉

刻鳳集序

嘗讀漢書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宫見諸

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此儒吏與俗吏所由分也夫士人讀書效法孔子莫不欲學道愛人追慕絃歌雅化迨一行作吏而簿書期會武斷嚴酷之是尚將焉用之蓬山和鼎實余廿年前好友也其作舉業彷彿湯宣城陶會稽為親而仕奉檄清源余既嘗敘其水業山房之文矣兹復讀刻鳳二集其於清源之士子也月必數課課必親臨執經問難刻燭操觚間又自作帖括以為之式此其意與文翁何式豈有殊哉昔余嘗典

試山右得清源士爲最多如劉子昆玉皆彬彬大雅之選意其山水磊落人傑地靈屢進不匱必且後先鸞翔鳳翥也而鼎實復爲之陶育而訓誨之其人才蔚興顧可量與讀是集者不獨見清源儒業之盛而爲之長吏者不忘詩書禮樂之意經術經世治蒸蒸進古是固余之所樂聞而亦凡爲民牧者所共矜式也乃爲之序

南和課士録序

壬子夏周子茗柯持和陽課士録正於余曰此邑庠韓

先生所以課諸士之文也先生其賜以弁言余竊惟令之廣文留意課士者鮮矣所問者束脩之多寡所責者謁見之疎密所眈眈者乘其搆訟之隙而挾持以賄為高下至於講習討論不顧也經史文藝弗晰也即學舍鞠為茂草彛倫堂歲不一登矣朝廷設官之意豈其如是即士子德業自期豈其如是然而習俗相沿久矣世莫以為非令韓先生獨能任其事不負訓迪之職無日不討南和之士子而課之曰士

子性命在是學問在是功名在是余之職掌在是是何
心哉是允符
朝廷命官之意而與士子以德業相成者也余聞古人
之言曰造萬民不若造一士蓋加惠萬民固為美政而
造一賢士大之為宰輔可以善天下次之為道府令長
可以善一路一郡一邑造士之功豈小補哉前代以廣
文陞詞林編修檢討得與衡文之任有以也今韓先生
勤勤懇懇課士而其課之文又皆秀發和美就於矩度

豈非大雅淑躬禮樂範士者乎或曰先生課士士之自課善已然茲科未有售者何也余曰良工不示人以朴大器多晚成君子固能為可知而不能必人之知之也何必速售之為得乎轉眼卯辰奮健翮而凌秋風入南宮而魁多士者必課中人也吾願諸子勉之矣

中隨叔制藝序

余幼讀書柳莊别業⿰山宣嵍在望熊耳諸峯映其西每風止雨霽及暮山欲紫餘霞成綺時則與二三友生登高

舒嘯以為陶淵明孟襄陽之樂不能過也平干去余邑不數舍申子𣆀盟與余弟辨若定交已久而余於甲午始識之葢以余有裦録幽忠一疏為太僕端愍公再三申論𣆀盟始至長安一謁匪是則長安聲利之地欲覔𣆀盟之跡豈可得哉自是而交觀仲並交隨叔皆森森玉樹優龍劣虎海內知名矣隨叔更精於制舉業子丑聯捷掇青紫如取諸寄一時畿南士子莫不羨其韶年高科而不知隨叔之沉潛入道者其意念深矣隨叔舉

業之傳得之鼂盟而又不與外事三年下帷深心理窟其始為文若宋史之解衣凝精痀瘻之承蜩用志思而得之若輪扁之斵輪應心庖丁之解牛神遇其為舉業也王唐歸胡之文也其為王唐歸胡之文也即其為濂洛闗閩之理也豈與夫世飾銀黄繡鞶悦爭妍鬬巧取悦於一時者同日而語哉隨叔鄉薦後既梓其稿以問世茲又益以臨場諸作蓋全璧矣器識遠大覘其梗槩此稿為羔雁先資讀者勿以文字而易視之也

宮定菴館課序

欲求天下之治安者在乎得賢欲得天下之賢人者在乎養之有素此教習庶吉士所以為

朝廷之大典也夫士業已屈首受書升於樂正而辨於司馬論定而後官之則皆通經學古博物洽聞敏於才智而優於經濟者也又何必復立之以師長給之以廩餼羣聚而咿唔誦習之不輟勿乃近於迂乎非也此其間固有深意非恒情之所能測也蓋士子伏案揣摩所

習者經史耳舉業耳至於國家之典制歷代之因革生民之休戚宫府之機務或未之詳也故每一科賜第之後必選天下英俊魁碩之士教之養之既成而後授職一代之相才出其中一代之名臣亦往往出其中若定菴宫子者器識文藝兼優者已庚戌之役余忝居總裁以第一人拔諸多士之中天下業已依光附景矜式恐後癸丑選入庶常鉛槧攻苦猶然為諸生時也每拈一題竪義摛詞出人意表如瀛臺等賦則揚班之遺也如

性情諸說則程朱之粹也如屯田諸策則董賈之剴切也如冊詒諸作則燕許之高華也其古風排律五七言等作俱枕藉騷雅則岑杜之蒼鬱也豈不珠聨壁合星明霞爛也乎以此而黻黼皇猷潤色太平取之素蓄而足耳余讀先輩翰林館課見其文藝之佳者器識必宏其後往往為公輔為名臣然若是之作者葢亦鮮矣則定菴他日功業所至且將東國之鈞懋德順序而凡在金馬玉堂之署覽斯編者當不以内外而異視之也

和鼎實窓藝序

今天下科名豈不以文章哉然文之可傳者往往不盡出於科名則亦傳其文章而已遇不遇不足問也二十年前余往來中丘與和子鼎實號稱莫逆讀其舉業以爲陶會稽湯宣城復見今日行當羽儀天下照耀人寰未幾而孫山屢落坎壈失志卒不得博一第乙酉之役僅以副卷入國雍嗟乎惜哉使其在嘉隆之代與會稽宣城並驅中原足以鼎峙一座即使易其霜雪之操學

為脂粉態亦豈不足以梯榮一時而和子不屑也令一行作吏矣素心晨夕未嘗有輟政務之暇乃手録曩藝問序於余讀之如風水漣漪自然成文一字不可增減因作而嘆曰天下科名之外文之可傳而不盡傳如和子者可勝道哉璠璵琬琰竹箭南金世共寶之用弁數語以俟世之知文者

趙問源大題文所序

文章有一定之所乎哉左國不相勦襲班馬各有異同

韓以莊勁柳以孤峭歐以雍容蘇以奔放古大家之為文者皆非繩趨尺步以自困於尺幅之中然至於根極理要位置章法識必踞其絕頂語必去其已陳則萬變而不出其宗也八股業亦然是道也剏於宋盛於明蓋嘗以詩比擬論之成弘間王守溪錢鶴灘諸公謹嚴高潔猶初唐中魏玄成陳伯玉之流也嘉隆間瞿崑湖歸震川諸公浩瀚澎湃猶盛唐中李青蓮王龍標之流也萬歷間陶石簣湯霍林諸公清微澹折亦猶晚唐中劉

文房錢仲文之流也至天啓崇禎間而文之敝也甚矣何則以其泛濫無歸而莫為之所也不有人焉其能挽已頹之波而息方張之燄乎友人趙子問源十五年前曽與余結社樸園共商千秋大業每讀史浩歌把酒相對悲憤流連不禁唾壺欲缺然至作舉子業則相與枯坐面壁拈鬚刻燭一以先正為宗故問源癸未大魁之作直與陳百史先生相頡頏同為天下所則傚而余遅至丙戌方得售瞠乎後矣顧余年來抱子州支父之病

高閣舉業經年不一過目問源乃于讀古之餘取有明一代大家之文日閱數十百篇精選而細批之懸諸國門一字不可移易且盡捐其力田之貲以付剞劂蓋羽儀正始嘉惠後學未有婆心若斯之切者也曩者天啟之季人心邪矣鄗上趙忠毅先生刻正心會稿以正之而卒不能正蓋下作而上不應也今

聖王在御司鈞衡者方以人文化成天下俾之各歸於正復有問源之選鼓舞於下事半功倍吾知海内喁喁

向風矣選成而標之曰文所有以也雖然問源近閉户讀書究濂洛關閩之學其學日富其道日進他年集成余將發其名山之業以傳諸世寧止此區區帖括間哉

宫定菴窓藝序

文章隨氣運為高下而氣運亦隨文章為轉移故國家三年一大比賓興之典甚隆且重焉非獨以其文也正欲得奇才異能之士以為

朝廷楨幹柱石之用耳而主司之精神與士子之精神

往往相需殽而相遇踈者燕石或致淆玉魚目易以混珠也且士子下帷攻苦其學之所積不同而所著之篇章亦異蓋有記誦以為習纂組以為華剽竊以迎合揣摩以巧中者矣而清真澹泊遠大自命之士反讓其綺縟焉此文品之所以難識也宮子宗衮擅名文壇久矣已酉北闈鄉薦前茅庚戌會試榜發為第一人一日而名譟長安迨闈墨傳布之後上自薦紳先生下及圭竇蓬門操觚之彦莫不交口稱誦以為大雅復興於今日

也何其盛哉最可異者下第舉子亦莫不屏息懾氣俛首歎服古所謂紙貴洛陽價重鷄林者信非誣也乃彙其窗藝問序於余余讀之其結構變化與闈藝同而藴藉縝密冲和恬暢如琢磨之玉如煆鍊之金知其元氣渾淪養之有素矣昔余為諸生時與友人讀書西山亦嘗留心于前輩元燈遠之王唐瞿薛近之許鄧陶吳皆所推服而尤遜心于北之梁公狄南之楊維斗以為梁得韓歐之瀋宕楊得左馬之典藻變化而出不踰其矩

誠元家之上乘也若必以空腔熟調淺近易入者為元法元機元脉元局此優孟之假叔敖耳何足貴哉今宗衮之文理探其窟慧取其源瞻而有則簡而不浮一以為韓歐一以為左馬不必拘拘模擬前輩而前輩之神理法脉備焉海内為帖括者由此斲雕而為朴變漓而返淳是所謂轉移氣運之文也而豈徒科名之赫奕歟宗衮勉乎哉古人以少年高科不幸又曰平生志不在温飽夫志不在温飽則志在聖賢之學術名臣之勲業

可知也吾且拭目望之矣

舉業指南序

士生三代以後鄉舉里選三物賓興之法不行而薦舉一途往往碔砆冒玉魚目混珠有虛名而鮮實效惟科目一法糊名易書猶公道之可見者故自宋元以來行之不變先王造就人材之意庶幾存什一於千百也然以後人代聖賢之言揣摩影響難得立言之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至論表策判亦皆經世要務非風雲月露

者比然則舉業一途良非易易要在立志不羣好學深思從容涵養超凡近趨高明斯為貴耳余家自元明以來世有科第至司訓新齋公而學窺本原一發於大司馬公再發於侍御公至不肖復以舉業進身游歷省臺臨淵集木日惕於懷因念昔垂髫時所聞過庭之訓皆得諸青箱之遺而蔑棄舊聞弗克負荷非立身揚名之義也既纘述成帙以志弗忘而趙吳胡三先生言皆切要更為删訂彚成一册冀以啟發童蒙為進修之資藉

云爾嗟乎世以舉業為敲門瓦門開則無復用烏知舉業德業原非二事讀書稽古之士能即此以體合乎聖賢立言之意而因以自考其用志之所存則思過半矣若僅以為希富貴博利達之資將所謂舉業者且不能超凡近而趨高明矣於先王造就人材之意不更大相懸絕也哉

干祿字書序

自考文之制不行字學之源流迷而失其傳矣勿論書

法潦草不善即點畫之間差錯種種任意增減以訛傳訛蒙師訓之子弟習之其似字而非字者多矣夫大篆起於上古孔子及左丘明諸書用之小篆起於嬴秦李斯胡毋敬改之其曲折規度良不易盡今所用隸書乃程邈因篆而變其勢言其簡便直捷無點畫俯仰但可施之於徒隸耳非古文之初也猶且訛謬若此何其鄙陋不文遜於古人之斐郁也余游宦京邸鞅掌簿書於字學殊覺憒憒適有江左顧生投顏魯公干禄字書一

冊余覽而愛之葢顔之字學本於大小篆而行之以己法端莊厚重爲後世字學之冠蘇長公曰文至司馬遷詩至杜子美字至顔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今觀其辨別點畫分晰俗正何其核也學者即字書而求魯公之書擬諸形容則古人大小篆之遺法可以溯流窮源又寧止爲干禄之資助已哉康熙丁未端午日

總憲瞿庵王先生壽序

考官制公孤卿寺代有異名惟御史仍周官之名而不

改周禮所載以掌贊書而授法令本侍從之職也至秦漢為糾察之任御史大夫權至重前漢御史大夫號為亞相凡丞相有缺則由御史大夫以入相非歴斯職者不得入焉魏晉以來咸稱御史臺其門北闢象風霜之厲所以糾彈不法震懾百寮也唐制有左右御史臺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凡讞決則與大司寇互平反行幸則乘輅車以為導朝會則率其屬以正百官之班序視秦漢加嚴矣宋以後大率因唐制而損益之𢦤

朝仍前代舊典寮屬之設無所更置其權與六卿並重
謂余備員斯任葢將八載兢兢蚤夜惟隕越是懼葢以
糾察百寮澄清吏治為十三道之表率未易言勝任也
今上御極百度維新每登選大寮必詢謀僉同慎之又
慎乃
特簡瞿菴王先生由宗伯以膺斯職中外舉手加額咸
快得人葢先生以容勿侍從望重寅清其於天下之大
綱大紀生民之大利大害久已籌畫於胷中確有成算

耳方先生以弱冠第南宫與父敬哉公後先玉署余時亦濫竽其間獲分藜光仰承緒論固已知先生器識弘遠矣

世祖皇帝顧問羣英惟先生博洽天人叩無不應日侍啟沃相得極歡憶西苑泛舟長楊校獵

天顔下霽古君臣得失以及諸臣家人父子無不詢及明良喜起千古罕有侍坐賜食先生未嘗不在而余未嘗不從也命先生教習戊己兩科庶常横經虎觀儀型

國士功莫鉅焉乃晉秩以大宗伯為史官長維時敬哉
公位大宗伯典三禮作述同堂秩宗濟美迨敬哉公慕
二疏高義年甫六衮懸車而退先生以學士兼少宗伯
視事值
今上龍飛郊廟大婚諸大禮釐定典章光贊國是古夔
龍何以加茲而余所心服者尤在於痛念生民之疾苦
通計天下之兵餉節省餽運定議屯田歲省司農銀錢
數百萬此所關在一代久安長治之計而非尋常條奏

功在一時者之可比也葢國家自庚子辛丑以來四方平定山海乘墉伏莽之流咸稽首來王惟是兵食泛溢入不敷出催科敲朴民力告匱識者憂之自有先生此疏而
朝廷乃特遣重臣與藩王面議碩畫經營屯田仁人之言厥利溥哉昔賈誼通達國體奏事剴切陸敬輿才本王佐開卷了然若先生之言中肯綮勒金石而光琬琰其學相同而其遇則過之從此功名遠大為房杜為姚

宋卜金甌符紅霧余又焉能測先生之所至耶今孟秋之月為先生四十覽揆之辰諸君子請余言以介壽余嘗讀孔子繫易之謙以為天道虧盈人道好惡地道流變鬼神禍福皆不出乎謙盈二者先生年方強仕望重孤卿勳名福履震爍當代而不矜不伐持滿守柔在朝則和衷以集益與物則樂易而近情入而奉親於廷則帣韝鞠䐈獻漿酳爵婉承色笑若嬰兒孺子出而鵠立巖廊之上正己悟物義形於色以之致於親而百歲期

頤以之致於國而卜年昌熾以之致於民而萬姓薰紘也先生深得於繫謙之旨刑措不用比屋可封惟先生是望夫然後益使海内頌

先皇帝與

今上知人之明得社稷臣於帷幄之間而蘭臺玉署之彦將取余質直之言以為惇史也仁壽之效厥有本而可徵矣若夫岡陵頌禱之常詞不足以為華筵獻

獲鹿丁邑侯壽序

言吏治於今日葢亦戛戛乎其難之矣奮發有為則疑
火烈難犯之猛從容敷布則有水弱易溺之譏嚴於催
科則有剜肉醫瘡之悲詳於撫字則有考成不及之憂
此有司之所以難也且其所值之地與時又有不同者
任簡僻之邑車轍馬跡之所不至徵名期會之所不加
訟獄希少年穀豐登為吏者坐而理之綽綽乎有餘裕
矣若其路當往來之衝皇華之馳驅如織東山之禁旅
時歸而又值旱魃為虐遺黎嗷嗷供賦日煩呼將莫應

為長吏者豈不難哉獲鹿丁邑侯江右名家胄也讀書得湯臨川李茂明之傳又常從黎左嚴熊雪堂諸先生講求性命之旨而深入其堂奥不屑屑筌蹄糟粕間其學尤長於詩葢於三百篇中忠臣孝子勞人思婦之所為謳吟唱嘆者浹洽於性情沉酣於寤寐漢魏以後三唐始末皆有以究極百家之正變盛衰而取其溫厚和平以成一家之言故能以其性情之優柔敦厚者出而為治宜其視民之痛癢笑啼無不關切而若慈母之乳

哺其赤子也先是鹿邑之民雀鼠好訟侯曰舍爾穡事從事訴牒何為乎為分曲直務和睦民咸知息訟矣地多伏莽借客探丸侯曰帶牛佩犢何為乎為嚴保甲靖奸宄民咸知不偷矣編審重務也里書上下其手任意去取侯親自校閱老者汰之壯者升焉期於不失舊額而民無所費郵傳大政也芻束舊派里下價值短少侯從公給發未嘗以絲毫病民連歲不登亟請於上緩其追呼蠲其逋欠民賴以甦至於持身儉約課士克勤凡

月朔之吉為民訓誨孝弟忠信之事尤諄諄不厭其詳盡焉於是鹿邑之士民思所以頌侯而未得其間會侯降誕之期而因大廷尉雝伯寓書於余以文為請余家密邇鹿邑悉侯教愛至深且知其人因以知其詩知其詩因以知其政而鹿邑諸君子沐浴膏澤歌咏勤苦必非阿其所好也昔孔子曰仁者壽仁者何以壽哉葢仁者之慾寡寡則紛華嗜好一不足以動其中而澹然泊然獨守其至正如松栢之根本深固文理正直可以聳

壑昴霄而風雨霜露不能為之蝕也如金玉之秉德中和賦性堅剛可以千錘百鍊而碔砆鉛刀莫能與之爭也令侯之慾寡而心清心清而事簡以慈祥愷悌宅衷而凡所設施皆為地方長久計為斯民性命圖為敦睦風俗丕變人心之謀而不僅為補偏救弊之術其用心至深且厚矣豳風之什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南山之四章五章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又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由令思之侯實當之而無愧矣吾願與鹿邑之士

民賡詩以為侯之康爵勸焉

欒城趙邑侯壽序

欒小邑亦巖邑也其地北為恒山之屏西通晉陽之道東連大陸之澤南扼九省之衝事之繁劇十倍於他邑民之疲困亦十倍於他邑自非德足以撫循而才足以幹濟難以勝其任而愉快矣況自兵燹之後城郭凋殘廬舍瓦礫即

本朝定鼎以來生聚教養元氣難復凡往來冠蓋每過

此興嘆曰是猶一鄉一聚已耳何名為縣也乃邑侯蔚翁趙老父母來自蜀川愷悌為心樂易為懷其學以濟人利物為本其治以簡易清靜為尚常語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古人名言也然而規模次第應整飭者不可以不整飭精神志氣應奮迅者不可以不奮迅大之治天下一省小之治一郡一邑皆是物也以是下車以後休養其民如慈母之視弱子推濕就乾乳哺必節也如農夫之治田畔是蔗是蓘稂莠必去也如良

醫秦扁於尫羸之夫先以參蓍朮苓大補其榮衛而飲食起居節而慎之以徐候其平復也期年而欒大治侯曰是可以稍爲奮迅整飭乎乃進邑之紳衿耆庶而謀之曰文廟者教之主也城隍者民之依也欒武者茲地之始封也鐘鼓者民之耳目也魁星文昌者文之照臨也是可任其傾圮乎衆則曰惟侯之令侯又進邑之紳衿耆庶而謀之曰城所以衛民也水災之後堞雉半頹矣樓所以瞭望也缺則登陴者何以守邑有治汶二河

自北而南流於趙隄岸湮沒蓄洩不時沿河之田沒於波臣是皆邑之急務也衆則曰惟侯之令侯乃自捐助以爲之倡庶民子來計日而煥然犂然民有所瞻式有所溝洫也侯又進紳衿耆庶而訓之曰六諭庸言也實至言也王道本乎人情孝弟力田之外別無治術扶進淳風化其奸頑匪訓迪之何能爲良於是註釋六諭春秋暇日黃童白叟咸耳提面命焉衆則蒸蒸然有禮讓之風他若喂養官馬平糶草豆徵收錢糧禁革火耗清

察保甲防禦盜賊咸出於誠切而行之非若他人之有名無實者比也若乃壕牆一事撫臺弭盜之善術爲民之盛心利至溥也其初行之用民之力不能無勞侯則深悉之矣壬子之春單騎下鄉親行勸諭諄諄告以不得已之意以是從容告竣並未有催督之急鞭朴之刑焉侯之於民可謂備費苦心矣侯於壬子夏秋間以病請告欲謝絃歌之化優游林泉士民聞之若失所天匍匐而赴保陽籲呼祈留撫臺以民情之迫也檄令視事

如儁侯勉强調理久之乃出侯於功名視之澹然若此
然惟澹於功名者而後濃於愛養是以其治若斯之美
也今之急於進取者往往借百姓之身家以博一已之
華膴或至於殺人以求之雖取一時之榮終貽後日之
悔若侯之於地方盡其心力而無所惜其求去也東裝
以待民皆驚心動魄涕泗霑頤號呼以留之可謂仁人
濟物才德兼備而無愧於父母之稱者矣兹暮春修禊
之日乃侯嶽降之辰邑之士民踵余門而祈文以賀余

往來數經此地見城郭學校人民廬舍皆迥然異於昔日之蕭條而風俗亦漸進於淳厚固已心識之矣既而詢之衆口則其言若出一轍古所稱輿人之誦者其謂此乎所稱口碑在道者其謂此乎所謂盤根錯節乃見利器者其謂此乎余益以信侯之規模次第整飭得其方而精神志氣奮迅得其要也推此以治一郡一省天下可矣何但一邑哉乃述士民之情而為詩以歌之曰治水洋洋汶水湯湯二川溶溶瀠繞之疆侯來自西洵

美且康其心聿惠其度則莊大田多稼築其圃場育之誨之示以周行百廢俱舉棖楄翼張春酒眉壽躋於公堂歌彼洞酌餴饎生香豈弟君子譽處有慶

廣平沈太守加級序

聞之太守之權莫重於兩漢凡兵刑錢穀禮樂教化之事得以直達之於上而丞相與御史大夫奉上意以行之於郡國其制至簡便也迨其後而觀察防禦轉運制置使設矣又其後而行中書省廉訪使設矣太守乃不

得上其事於丞相御史大夫而丞相御史大夫亦無由直達於太守蓋其層次愈多而其所以為治之具愈繁天下之治所以不能進於古者此亦其一端也雖然人以官重乎官以人重乎亦在乎為之者何如耳為治之術不一有尚綜核者有事粉飾者有貴因循者有務結納者各以其意之所便安以為治而百姓往往受其弊況廣平為畿輔名郡東通齊魯西連澤潞南接楚豫北拱神京地多水災民號健訟非化民有道者烏能勝其

任而愉快乎維石翁沈老公祖淵角呈祥山庭異表每宏覽乎載籍遂樹幟於藝林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秘莫不采其精英飽其腴雋於是吳越奇碩之彥燕趙瓌偉之儒咸北面人宗結隣恐後運值

鼎新急於拯物筮仕唐山請蠲荒田千三百頃優考内陞合香畫省歷河南太守遷屯田副使清理粤鹺除逋課八十餘萬還南楚西江二郡鹽筴於兩淮商民德之然公不事扳援一意孤行因事詿誤謫丞衢郡時方變

亂躬擐甲冑登陴誓衆期滅此而後朝食郡以保全督撫上其功績

朝廷嘉之以廣平股肱郡也擢令師帥乂安蒸黎公下車以來延接紳士耆老詢所以興利除弊者俾人人得盡其所欲言於是修築邍堤數千丈而漳滏二水昔之直抵城下者今安瀾而由地中行矣卯辰兩夏天久不雨公為民請命齋素步禱於是日甘雨隨車禾黍芃芃矣郡志久廢文獻無徵公聘太史申隨叔昆仲綱羅彙

輯圮有缺遺其詞約其事該吏於斯者有所考稽學宮傾圮捐貲以為之倡而鳥革翬飛廟貌儼然其他訓士子平賦役緝奸究清刑獄凡有可愛養斯民者夙興夜寐勤勤懇懇無不竭其心力之所至而不憚勞瘁卒瘏焉昨者時事多艱軍需維殷聖天子不免旰食之憂司農日有仰屋之嘆公精於會計悉心持籌九邑之賦完納已竣外察其無碍銀數千金或曰此羨餘也太守自取之不為過公曰生平讀書

見懸魚封鮓事心竊慕之令值國用告乏之時而敢以自私耶籍其數以上之本道本道移會守廵叉達之撫臺於是奏聞於
上部覆以急公好義疏請加級
制曰可於是九邑之令長及紳衿軍民人等咸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太守之愛民如此此太守之禮紳士如此太守之廉以律己而寛以待屬吏也如此凡在帡幪之下顧可以無言以頌之乎乃因永年盧明府而問序

於余余之景仰於公也已非一日葢自其作令堯山之時則已沐其河潤之澤令將三十年矣向也知而不薦已自慚獻納之臣今咫尺膏雨徹二三明府之有言也余且將以表揚之况出於彝好之公乎葢公之居心也澹泊其持度也坦平其自守也高簡而其與物也温藹所謂澤無不漸明無不察由近而及遠自已而及物以是不仁者遠惟道斯行邑里不閙夜吠之犬市廛不覩晨飲之羊鳴鏑絶於砥路茂草鞠於圜扉葢其大指在

清靜不擾而諸事釐舉使人含和飲醇而不見其紛更之迹豈與夫綜核粉飾因循結納者同日而語歟昔文翁興教化黄霸得人心龔遂息盜賊召杜勸耕稼尚清平若公者可謂兼之矣異日者

聖天子徵名海内賢太守賜以璽書補九卿之列公其首選也兹

特旨增秩其嚆矢之先聲矣雖然公非特所至稱最胸有治譜也自其先人元鑑廣文公章服三稱皐比擬於

閩洛太翁王麟公官至日南太守循良懋績公遂於家學友愛兄弟庭訓八子森森玉樹洪範五福庶其備之令以文學發為政事宜乎其治行之卓然不羣也加級徵名詎足以盡公之美耶聊以見官紳士民之感戴盛德出於中心之誠然而弗能已耳於是述其大略以為公賀冀公之燕喜而進一觴焉且願公早登三事以霖雨寰海蒼生不但一郡之人人沐其恩波而止也

直省馬總督壽序

文昌為天帝喉舌之司喉舌之為司也詎止宣教布令喋喋文告閒事耶葢以導化液嵩贊燮仁厲和瘵壽國無算故内景有赤龍玉池天地相既之喻也六卿之總天官非六腑之會喉舌乎哉天文上將次將亦得隸文昌之宫非禮樂征伐得綜於天官乎哉生者生之殺者亦殺之於以導化液嵩贊燮仁厲和瘵極之天地相既以畢能事焉豈直喋喋文告閒事耶逌者總督直省制府馬老公祖文武大略具天人貫盱衡一切豁如也方

其崛興遼海帷幄運籌燭炤千百里外摧敵制勝若掌
上策
龍興之盟府公之鞭弭勲最諸杰焉
天子念公盱衡如水登之天官之堂其炤千百吏良楛
妍醜亦如料敵時在掌上流品澄而銓政肅山公啟事
曷足多云繼之江右潢池沸波所在蠭起
天子將靖卧榻而活黔首復以公副大將軍削平之其
摧敵制勝則亦如秉銓時列掌上也而不擄掠不焚毀

不妄殺一人猶有曹武恵之風至今江淮漢涘之間頌
公之德弗忘語云絳灌無文隨陸無武乃若我公葢所
謂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者乎玆復以畿輔重地腹齊魯
而腹兩河釆言者議命大臣居中督之公則載自天曹
晉大司馬中丞實董其任夫魏博古三輔雄鎮也北護
神京南帶河洛左臨青齊殘亂之舊四戰之國也議者
以畿輔韁長不及則建督府開鎮之而軍天雄之軍我
公戾止四國屏息墨吏解綬首鼠去羣盜不敢迎風而

鳴鏑南畝舉郡者鱗鱗也工趨於肆士復於塾百職長吏懔懔以不得奉上法為恐公坐而理之彰癉陟黜亦如掌上猗歟休哉公神明淵篤百美盡茹威蓄而不試惠藹而不竭不見夫萬斛之舟乎鴻艫鉅舳長檣大柎望之巋然山岳也若以為不勝重及益之千斛而蝕水如故更益之千斛而蝕水如故其所受豈可量哉即如蘗城之役不動聲色渠魁既殲脅從勿問生者生之殺者亦殺之於以導化液尚贊燮壽民國於喉舌之司亦既

愉快矣哉公之愛士紳無算士紳之愛公亦無算也公之德不可殫述於公懸弧之辰姑撮其大畧而敷之

蕉濟堂文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兼濟堂文集卷九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陳昌敬

兼濟堂文集卷九

大學士魏裔介撰

書

與魏環溪論學書

前日公務勞心捧接論學三書髙置案頭今午歸寓門無剝啄意頗間適焚香拜讀乃知先生於聖賢之學脚踏實地者非以騰口說好辯論為能也昔朱陸之辨紛

紛然尊德性道問學實非二事故晚而相合令茲晉卿之論欲復元明先須去識據佛氏之論識與明為二儒則明與識非有二也論語云默而識之多見而識之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聖學重在默識未有以識為害性而去之者識即知也知即性也識可去知可去乎知可去性可去乎佛氏之言有不可强同於儒者此之謂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中庸謂天下之達道又云率性之謂道謂此為道之入門則何處更有道之堂室

乎好念頭著不得不好念頭著不得此語論性似是而實非也孟子論性以為仁之端義之端禮之端智之端謂裏邊有他然後發生出來譬若稻種生出來方是稻穀種生出來方是穀若裏邊原無彼糠粃豈能生乎凡以無言性者皆以性為糠粃者也謂人性不容一物似近於未發之說而不知從天命以求之耳蓋物終無可去之時性亦終無可離之理戒慎恐懼之中即有無聲無臭之體此所謂脚踏實地寡欲養心復性聖賢相傳

之要也若以無為宗以解脫為了當未有不流於放逸入於荆榛者其拘滯糾纒牢不可解安得見天然樂趣於語言文字哉夫道之憒憒也久矣自隆萬以來學者所謂大儒多中此病其差在以佛附儒而不辨於毫釐之間也令夏兵部韓聖秋以論學的旨求僕衆証其見解已到精微但微有牽合處余盡為去之正謂此毫釐之間是千古聖凡異同分界處不可不察也夫去識解脫皆佛門妙義以之誘進凡俗不啻熱鬧場中灑以清

心甘露然以論聖人之學則有間矣孔孟之學至周濂溪先生而大明何嘗不解脫而非佛氏之解脫也先生脚踏實地認性善為初體可謂知之明而守之篤矣晋卿固有志於道者也特其所入未免有隆萬以來儒而溷於佛者之言然一反求焉易易耳夫道之憒憒久矣余既喜先生之論足以破愚祛惑故以平日之所學者書而請正焉惟不惜鞭策而教之則幸矣

與白方玉書

昔人謂讀一藏經不如看一艮卦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背者止而不動之義非不動也一身之耳目手足動而不隨之俱動也故不獲其身不獲者不有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亦止也雖人日接於吾前而吾艮背者未嘗渝焉故曰不見昔者夫子嘗以此道告顏子矣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不遠復故夫子稱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也非謂三月之後而違之也故易曰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古聖賢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此也聖賢傳心之法盡於中庸首章戒慎恐懼是其喫緊爲人處夫戒慎恐懼是謂擇善是謂固執形著動變以底於化則謂之至誠道至於至誠而神矣故曰如神又曰鬼神之德誠之不可揜誠與鬼神豈有二哉爲道而至於至誠則固已陰陽不測矣孟子之學雖曰養氣其要實在持志其示人曰求放心曰寡欲皆性命之宗旨也故曰塞乎天地之

間彼豈為欺人之語哉自孟子既沒聖人精微之學湮沒荒忽間有賢智之士念及身心者往往叛而歸佛以為佛氏明心見性無出其右者夫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以從事於空虛寂滅其學只是畏死自為一身而已初非為天下也施之天下亦一朝不可行也其後衍為祈福消災之說者不過其徒附會有所為而為之以炫惑世俗之民而已此又稍有智識者所共知其誣矣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鬼神吉凶之常聖人

言之欲人恐懼修省孜孜為善今不慎於平日而欲徒以祈禳之虛文轉禍為福豈不謬誣之甚哉余深悲夫末世之民不肯盡力遷善遠罪之事日奔走祈福於佛而儒冠儒服者又𩀌𩀌而趨之依傍禪宗自命大儒不知聖賢所學者性命之學所道者性命之道也精者既以治身緒餘以治天下舍是不務而務佛彼佛者有內而無外竊其似而亂其真者也余故因論佛書而辨及之

再與魏環溪論學書

昨教制慾非難無慾為難正謂慾不能無故制之為難也若學至於無慾則聖矣昔聖門若顔子三月不違仁不違仁無慾也三月言其久也若三月後便違仁亦不成其為顔子矣子夏則入見夫子之道而悦出見紛華靡麗而悦此猶然慾心未盡耳若能刻刻制伏念念制伏久久純熟豈不竟似顔子但聖人以禮為主譬如大將登壇則一軍震慴無敢譁亂學者鮮能認得此禮守

定此禮故制之而復起如風中掃葉掃去還來然欲學為聖人必須如此用力不然目前聲色嗜欲人情物態何日不來窺伺因緣如賊兵十萬百道攻城非墨翟豈能守宋非李光弼焉能守河陽耶大約近世學者知自愛知養心而恐物有以誘之則學佛氏一切舉而空之以為直捷了當之法在彼法中亦自有受用處而聖人之學廣大精微有一大主宰故可以窮而著書可以達而行道可以飯糗茹草可以袗衣鼓琴而於本性無加

毫末此謂之無慾而非初學制欲所敢望其藩籬也禮也即性也夫聖人之治一身與治天下也豈有外於禮者哉

寄孫徵君鍾元書

屢荷雅教相期千古聲氣之孚不約而同雖未瞻道範如依依在左右也僕馳驅十有五載睽違祖宗墳墓昨者請告得以暫返丘園塗出保陽晤同年魏蓮陸見先生手書懇懇相愛之切且為約言録序文僕何以得此

于先生哉然此作于甲午之歲其中含蘊淺薄惟能不惑於異端耳而古聖賢源流一卷之大旨猶未闡發也數年來乃成聖學知統録一書蓋于公務冗迫之餘為之其大意明道之出于天惟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性無不善明此善者可以淑躬可以治世君道以此行師道以此立無二理也見知聞知知此而已矣而致知格物之說亦並附焉良以此二字數百年以來幾如聚訟故詳考深究歷述諸家之說而折衷之欲以永斷異說

之紛紛也先生高品大賢國英人瑞自任非小今由蓮陸處請正斯書果可以合于聖經賢傳否若有紕繆望指示之乃見知己之大雅也又僕在里中當有百日徵君倘惠然北顧或平干或南和或槐水之上數日下榻剖晰徵言直証中道鶿湖之會閩者流涕殆不足道也蘇門雖係勝地但不知向得力有人否如貴府理學節義數百年來真文獻之邦興起而教育之豈不在此時乎蓮陸喬梓任重道遠之器進求之未可量也惟徵君

先生留意焉

與姚敬存掌科書

聖學既遠濂洛關閩之後惟有龍門姚江學龍門而不得猶不失為篤信之儒學姚江而不得者或流于無歸之說自非心心相印豈能直接絕學僕自垂髫讀書即聞承菴先生紹述聖學得其要領然未睹成書望洋而已前誦佳刻益知理道淵源元凱濟濟珠連璧合不止優龍劣虎華嶽發于崑崙河漢統于星宿良有以也且

玉印之合覩聆聖訓登堂入室夫豈閒然焚香開卷如乾之名義學習徽旨便自迥絶凡義性理抉羣賢之奥史綱續獲麟之統彼買櫝還珠談天炙轂者瞠乎後矣况庭訓維劼省憲後先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斯其徵矣僕長跽有懷恨生也晚未及侍雪得睹遺書如瞻函關紫氣拱璧駟馬曾何足云尚當勉其駑鈍求躋涯岸先此肅復以拜仁者之贈

復安慶郡丞程崑崙書

向者在部之日辰入申出循例執簿未得效執鞭之誼然闞足下才名久矣今春蔣修撰虎臣以大集見示每一披閱則賞心悅目竊以為古文之廢久矣三代而後自當以馬班為宗韓歐為嗣二蘇筆舌妙天下而失之泛濫程朱理學入堂奥而詩文有遜焉明季一代濂溪正學弁州而外寥寥也豈不難哉大作于流行之中絜以法式于奔放之餘達以精采然非鏤金剪綵之比其為大家可傳無疑也方欲寄聲相詢以商千秋文字之

祕而彭子士報先至道台意續承手教虚懐慇慇下詢若以僕之著述足以稍繼古人之一二者僕非敢易言文也嘗以為詩以抒情貴得三百篇諷諭之意故子美可尊也而並喜香山文以抉理貴得六經經緯之意故兩漢可師也而兼取唐宋金粉之香艷訓詁之餖飣不足以言詩不足以言文已令先寄拙作數種不日再抄序記論傳碑銘數百首寄覽此後瑰瑋之作雋永之什望不時教示之

與孫北海先生書

讀老先生考亭晚年定論辯不勝嘆服考亭之學雖不及顔曾而實游夏之比肩自無善無惡之説起頽波流垠遂全入於葱嶺今老先生讀書窮理致廣大而盡精微開發聾聵豈但為攷亭之功臣已也仍乞數本以嘉惠後學至於論孟或問閩而未見以大中較之料亦無多若刻布流傳功亦不在子輿氏下望之望之北岳祀典曲陽劉父母有意改正而時方大計或未暇及待之

明春可乎山中無事閲金豈凡文集信令代宗工得八家正法惜陳百史未能盡知之也其序尹師魯文極佳但生平未見尹集欲向老先生乞其寫本抄之幸為慨發録完之日即繳上也秋氣漸深想起居健快仁者之壽又何言神仙乎

復紀伯子書

素心晨夕良晤在懷忽而邁征咏采葛之章為之三歎足下髙懐不羈真氣迎人每向長安物色不敢再屈一

指也所教井陘獲鹿以及晉陽之險葢弟昔於役之所歷矣其山嵯峨其水激蕩較之吳越雖稍粗放然而奇矣古矣若乃弔淮陰左車之舊蹟攬唐宗宋祖之遺伐尹鐸保障越石清嘯俯仰古今得無有動于中乎恐煙雲滿貯古囊不止此行堪白髮終日厭青山之句也僕少多病長寡學雖欲策其駑鈍勉豎功業於時而才疎志劣毫無補益方寸地近愈成灰先人遺薄田數頃瓦廬數十間在泜水之北其中亦稍有亭臺沼榭明歲春

杪便乞恩

聖明躬耕隴上且以求盡昔日所聞於大君子者足下嗜痂之好乃比之於昌黎僕誠媿死矣若乃東野之達則足下實足以相後先也

與白涵三書

人生若不學道實爲虛度而畀學往往簧鼓是以君子樂于就正前書殷殷質之高明良以此也性有體有用老氏襍之申韓壞之佛氏亂之故知性者鮮矣薛文清

明代之紫陽也醇然一出於正陽明良知亦是聖學正脉而晚年為王龍谿所誤以無善無惡之說筆之于書未免遺誤後學顧涇陽先生辨之詳矣孫鍾元亦心服涇陽者也然于陽明此處未敢公然勘破僕素推尊孟子故其說與涇陽同而欲以性善補陽明良知之缺耳先生以為何如耶今世尚此者甚少都門惟有孫北海山右有魏環極頗號同志吾鄉則先生與申鳧盟周茗柯指固不多屈也因譾懐輒爾刺刺未審是否

與蔡子虛水部書

都門得朝夕晤對以談素心自台駕行後便有離羣索居之嘆賴有康侯差不寂寞耳足下真氣迎人恬退自怡雖不得銓曹而桑梓雅望莫不歸之昔人以四衙門不宜做即有激之說然在今日正自有深味也勢之所在易于沾染且任重勞心何若閑曹冷局以江山烟雲花鳥為供養哉前所云趙忠毅公文集此誠希世之珍吾鄉自宋廣平魏鄭公後惟有此老李贄皇諸人皆遠

不及也夫長于忠節者未必文章爾雅文章爾雅者未必道理純至若忠毅公者可謂兼之矣當明之季使得行其志天下何至遽壞令足下慨然欲重新其事趙公有知豈不感於冥漠惟是集中所載尚有十中之一二應去者又有閒居擇言及史韻一書迺忠毅公一生學問切至守先待後之大關鍵處而刋落不入則後世誰與見之此則有煩于高明商酌者也

與楊履吉書

生平良友乃令先公與蔚州魏環極清化抱疾竚望調攝平善以遂西征不意溘然令人五内崩摧始得信于陳泙水再得信于般伯巖復得訃音于吾子而後敢以為真也為位而哭夢魂如有所失者彌月復值亡荊之喪赴弔遲遲令夂絜耑奠舍弟並匍匐以往其祭章文頗有憤懣語在令先公未必有此意友朋相念為此無可奈何之詞靈爽不泯聞之稍為破顔耳並冀藏之笥中不可令忌者見之以來其謠詠也讀禮之暇仍取經

史溫習以繼令緒則鳳毛蔚起家聲不墜臨潁垂涕不盡

與申凫盟兄弟書

猶龍遂作古人山川俱為削色誠如尊札所云堪恨世人憐才者少泛泛而置之令後世有心讀其遺詩及文不知泣下之何從也雖然失職而志不平豈盡天之為哉貴昆玉篤友朋之義者無俟余言之畢若伯巖相隨亦何負于古人顧椽筆作傳以垂示方來耳溯洄詩文

二部奉覽學道之念何刻可忘山中如有所得希信示之今天下飲食之人甚衆若長安尤為聲利角逐之藪僕雖居勢椎之地未嘗不日加猛省誠恐墮落坑窠中為海内大賢所恥足下勿以醒眼覰醉人而金玉其音也閒張命士已有風症鄭子勉能與貴昆玉講求道業他日當為後進領袖甯元著青年美質承推己告以倫用讀書詳慎疏章之道果不棄芻言其進未可量也寒盡春回新禧佇企

與曹厚菴先生書

弟之瞽說將付剞劂識見淺陋且滚滚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豈能如古人之精思入裏耶但差勝於作無用雕蟲者故不欲舍之庶幾從此鞭策十年内可望有立然陶元亮何等人品猶云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弟於此敢妄言哉以老先生之高明惇篤直接河津姚江之傳而於弟大有契合深加奬借雖曰樂與人為善然弟自揣實多俗氣未退葢生平勉力只此不欺二字惟兾賜以

弁言勗其不逮不祇借玄晏名言妄希紙貴也

與吳梅邨書

昨歲錢子大士至得先生起居為慰又知與侍御為兒女婣親當此晚景蘭蓀依依膝下亦人生之一樂也再加調攝用道家修養之法便可壽躋期頤矣望之望之僕遹來隨行逐隊無所建竪於時無足為先生道者頻于文章尚未能忘情近有賡明陳子頌嘉曹子至京邸晤對知其所學皆已成立而古文辭卓犖不羣追美古

人無難先生靈光巋峙東南領袖若與之左提右挈尚論千古著爲定評誠千載一時也昔蕭統著文選於梁季後代詞人奉爲枕中鴻寶張先生天如所批漢魏百三名家至今稱藝苑鼓吹乃自唐宋以來諸家著作漸以零落散失今既有三吳兩越諸子網羅分校先生綜其成豈不爲文囿之盛事乎又元明以來亦有數十百家詩文尚無定論參伍進退似亦在此時也惟留意而商榷之遠追昭明近紹天如若僕才力淺薄復爲公務鞅

掌精神漸以耗斁粗有撰述皆未成集案頭偶有二種以奉軒渠不足觀也

與李龍袞掌科書

曩者東行竟未及握手相送殊為婗歉雲樹之思方與日積捧讀手教能無悵然尚陽堡人食其力固有太古之風況有疊嶂長河烟雲供養昔管寧邴原皆常避地遼左顧足下上友古人則去國懷鄉之思自可澹然矣令長安如張坤安等者非不位極八座而溘然長逝若

於曠遠之地而能存心養性求其道之在我者朝聞夕死無憾矣胸中既已灑落亦豈有遂死之理乎待一二年後朝廷自有恩典昌黎復入子瞻北歸當令長安再見完人耳心緒煩冗不能為詩以寄遠人輙抒其鄙陋之見亦夙昔所竊聞於先正也

答孫徵君鍾元書

來教褒奬過深自慚樗朽豈如所云所諭王文成公生平學問功業儘自輝煌絢爛其闡發良知有功後學但

傳習録一書大段透露而無善無惡一語曲徇其徒王龍谿之言未免遺誤後學此頗涇陽所以深闢之也僕於昨歲之七月嘗語賀宣三曰心性一也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亦可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乎若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是又一告子也尚論前輩固宜渾淳然此所關性學甚大故不容忽視也吾輩以孔孟為律令合者尊之不合者置之豈容有心向背於其間哉僕知統録一書尚有統異數十人已有頭緒因八月間忽忽歸

里未及每人作論如董廣川王仲淹韓昌黎等亦皆維持世運不得泯滅者又如明之諸儒向未有定論今亦一一爲之差次寬收之中而嚴析之不開後世議論之端是所貴於吾輩生同此世之意也何如何如保陽初二日草復不盡

與許典三書

老年翁覲臺榮選嚴邑足以發抒生平之所學繼先賢之令譽爲桑梓之美談則晉武帝所云清愼勤三者其

要也而人情世變又在有以先覺而察之使之無間隙之可乘則持身涉世無得其情與理之中蓋設誠力行與防奸駁詐其道相為表裏每讀周易見聖人於小人情偽無不盡知之是以元吉无咎耳恃在知已故進錫言不敢以四六套語也讀禮偶見其言禮人可及也其言學人不可及也蓋不但升堂而已入聖人之室惜哉先儒多未能及此近代唯薛文清先生洞徹上下全無隔碍耳余意欲分為上下二卷上卷言學下卷言禮尤

令觀者醒快也拙敘奉覽幸斧削之胡子同升已歸於
敝邑倘用之代勞筆札要其人資質忠信不相負也並
候指示

與僉都魏環溪書

前聞大喜即欲走伻一叩緣膠老像贊未書故爾遲遲
茲遣役嗚賀聊作衣履不敢効世俗銀幣也惟涵存之
昨回札及喻春山寄字俱已到人生最患無友幸有諸
子朝斯夕斯況纂述家禮尤為要務王子斅五蘇子亮

工俱可泰山太守北面耳喻春山學博思深河洛律歷
弟尚未能盡了若道在於仁則三十年來所服膺有不
約而孚者矣向寄大學管窺久在案頭作序奉上恐不
足發揮其義然而大著精矣至矣自宜刊布公之海內
也林下養痾最宜習靜而遠近以文字徵索者接踵而
至不能盡卻畧知用心或者賢於博奕乎命童子録十
首請正外惟孫北老閱之幸指示一二庶知所磨勵也
秋氣高涼伏望起居珍攝

復許典三書

因宦途二十餘載廬舍田園大半荒蕪連歲收拾稍有頭緒敝府如探春海棠欒枝柘榴之屬不缺而松則全無山西樂平至者俱不佳真定舍親梁大金吾園其松柏皆合抱詢其始之所由來則云冢宰公移之于鄴下也是知貴府花卉之盛甲于天下洛陽廣陵不足云耳承惠種種俱屬佳品所恨敝邑城中土脉多劣為花之辱耳夏峯先生翔于千仞卓然高品自是千古人物不

以著作見長而著作又兼其美年來過承其推服以姚許相位置殊為過情若夏峯先生與靜修未易軒輕靜修才高夏峰品粹二者可以相當乎讀令先君年譜行實為之下拜知大孝仁人其盡心正無已也儒派聖學此議迥然從來無人發透顧諟天之明命正是尼父知天命根源人知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不知自契與湯以來維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言仁言誠俱從伊祖發脉也後儒言氣質之性竟與天命之性為二謂孔孟

之言不是一樣未免開支離之端而無善無惡之說拾告子之餘唾更爲可哂他日更欲詳著其說幸高明不惜教我也

與總河楊燕石書

黄河之勢至今日而岌岌可憂前讀大疏洞悉利弊較若指掌但不知築新隄果易爲工而董口舊道果不可復濬耶方今百萬生靈漕運往來所係誠非顧惜費用之時矣僕嘗思神禹治水導河自積石合九州以治河

而令於徐揚之間治之故難為力大小河身處處淤淺舊日隄防年年衝壞而雍州豫州之水建瓴而下直趨淮揚桃源正當下窪之處是以堙墩衝決故上策莫如大興水利凡陜西河南一切小河俱令水利道管以分涇渭洛汜之支流而黄河之水勢自減中策相視淮安以下入海之路分為支流如禹疏九河之意下策察照元明舊制時時修築時時挑濬刻刻眺望防守以保此東南遺黎漕運數百萬糧艘為

神京咽喉飲食計不然此事未知所底止也聞龍窩一口去桃源止二三里有滔天懷襄之勢惟望妙算遠慮早為堵塞疏其下流分而入海一刻難緩此為國家生民計非為有司功名計想高明超出尋常萬萬也

與辯若弟書

聞賢弟於前月二十九日抵舍甚用為慰一意靜養務將元氣全復即氣果虛弱漸加調攝不難大壯也心清則氣調氣調則身自安此養心之法即養身之法至於

讀書猶是末義愚兄近日深悟向來之悠悠忽忽不曾脚踏實地從程朱留心一番因兒女出痘暫止進垣閉户著約言録一書雖無過人之論亦欲示之子姪俾稍知趨向不至墮落也曹厚菴令之大賢所著居學録於先賢之道大有發明今寄賢弟以供静中究玩再將周易與四書向身心體貼其他書可且置之耳明窓暖室屏去一切返觀自家澄然不滓處何病不消暇則與兄弟兒女笑語雍雍勿自取煩惱也

又與辯若弟書

支窮於亥生於子吾家先塋亥龍也水為文心豈有不發之理但恐人事不足以副之耳門户已有衰弱之象自非修德力學不足以濟之人生要一團天理刻刻戒慎恐懼將四書本子放在頭上如師保父母一般天理生而精神生福禄生天理死而精神死福禄死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也昨得賢弟手復有悟悔之機即此便是向上機括但恐迷復再剝而心君不能作主則病根終

難拔盡今幸春光明媚可將秀才營地一段起一書舍栽花種柳自然有清明氣象凡望見粉黛即作枯顱觀作刀劍來斫我弓弩來射我觀一包濃血何足戀也禮義是行已大規模清靜是晚年真受用再以良藥濟之雖不能上壽古稀可望也愚兄今歲亦覺元氣減了分數每夜自已返照大約一年不如一年坐功雖有小光景亦非大安樂法也惟有定靜艮止懲忿窒慾盡之矣

與孔聖裔書

恭惟老先生台臺洙泗淵源古今文獻某潛心篤志仰止有年何日不東望瞻依思一覩宫牆之為快乎詞林霽菴家學弘深克纉箕裘樗朽偶於暗中摸索得之豈敢言九方臯之識而令族孫自是青雲偉器也承惠楷木此聖林嘉樹海内楷模某之求此非但為樹也亦庶幾覩樹思林因林思聖而衍聖教於一脉耳魯趙六百里儼若同堂也可勝感謝至於喜高躁而忌卑濕與梧桐同其性情又賜真種子一包從兹嵦山槐水之間莫非

嘉蔭之所廣被流傳後世足為美談種植之法並求園叟口傳秋冬之交尚容耑役往領若杖屨登堂則俟之他年耳

復虞虞山書

復上虞山先生足下先生滇南之偉人也又有道人也自庚寅以來欽仰儀型然仕途少暇馬頭塵駒隙影未及談性命之秘與往歲論心經雖解脫之法門猶一偏之枯說也昨捧指示謂獨宿二字神仙閫之莞笑鬼神

闡之嚙指大哉言乎古之聖人壽登期頤皆從事于此白日飛昇不足信又謂自然之道靜則天地萬物生此妙著在陰符經世少有知之者先生乃吐露無餘非至愛烏肯若是然弟數年來留心陰符有集註一書業已梓完今齎以奉覽千里同心如對紫芝眉宇於几席間矣滇考乃邇來之奇著大序無愧皇甫安定謝教不盡拙序如小巫見大巫矣

與田鶚淵書

昔者聚首燕邸揚搉古今訂正風雅雖弇州于鱗之契合無以逾也一别遂成參商辛亥賦歸得愜初願嘗見榮補山左禹城冀捧檄來臨而竟不果固知鳳翔千仞豈囿尋常藩籬間也小兒自北旋讀尊札知逃名而名隨之此亦古人常有之事要之升沈顯晦總是浮雲林逋魏野等彼於性分皆能真實得力自然內重外輕耳但僑寓長安已久廣川天人之策洛陽治安之猷何日敷奏乎盛貺稠渥殊非所宜無緣趨壁拜領為愧即令

歲聿其暮泰運復始葛衣涼冠狐裘蒙茸豈易得者一芹之儀聊為元日辛盤之助近著二冊就正大方其餘另容刷印寄上要之性命微言正須面商不盡在文字間也

與張子長書

僕讀書數十年以孔孟仁義之道救世不屑不潔之事遠方之人多有嚮慕書問至于近者寥寥無人偶有來者久而察之為利而已是以終年楗戶樂天知命聊以

卒歲馬侯之沒世而已昨與令弟偶而談及公郎青年美才可以上達但窮窘之甚承教云云欲執弟子之禮此亦未可草草必須齊心祓志有立志為聖賢之意而功名自在其中一念之誠終身矢之昔平定張日葵僑居高邑讀書十載寧昌張儀公為孫二如服心喪三年彼其所學未知果出于聖賢與否而尚有古人之意所願公郎之自審之可行則行不可則止也

答盛珍示書

契闊久矣每讀大選理正氣醇識精議確未嘗不心焉嚮往也昔有明以舉業致太平三百年

本朝因之收海內紳士之心而握選評之柄鼓吹休風者則歸老年臺矣任子北上曾託致聲犬子粗知帖括未詣閫奧乃荷指示又念及樗朽惠以佳選墨則闡傳註之精微詩則備騷雅之風致廣陵南征諸作用意尤深且遠也置之案頭不適十朋之錫乎僕年過六衮世故飽嘗息影林泉置身物外抱遺經而嘆息式先哲以

徬徨尊所聞矣未能行其所知此一刻不敢自安者也至於國難未平民生多故寧不怵然於懷甘于獨善而自反迂樸實非匡濟之才若冒昧出山能如武侯乎能如晉公乎能如希文乎能如温公乎若其不能也衝寒觸熱隨行逐隊徒為識者所笑六年以來守知止知足之戒者一旦狼狽失據矣故被髮纓冠有其心而無其才何如且守東岡之陂耶拙刻數種聊以請正向來鑽研斷簡徒作老蠧魚木之災也因紙缺遂置高閣容他

日奉上以希筆削

與孟翰林書

搶攘數載四盡三空不忠不孝之吳逆妄覬神器天道豈可欺哉今幸川蜀蕩平黔滇不日來歸此又孔孟之道可行管商退舍之時也木天一席世俗所謂清淡然讀書養德全在此十年功夫如貴鄉之徐存齋申瑶泉王荆石諸公具近之矣江陵分宜桂洲皆偏愎未化故及于難然後知文之以禮樂正以化風氣之不純也賢

契資才敏慧篤志學問相才相度涵毓詎可量乎望之望之生所著鑑語不過錯綜史材而志其要意在效法丘明國語文因其舊稍為論斷非有超然之見既蒙下索敢不奉上但未及裝釘且紙俱粗惡不足觀耳倘公事之暇弁言序之附驥名彰嵩有望矣

與劉公愚書

前平遥舍弟旋捧瑶札具悉相為之雅夫子歸里又道及憶念懇懇且言將有信使辱臨乃於十一月之廿日

果接蘭訊奬譽過甚弟何足以當之人生斯世亦易度耳飛鳥過目能不驚心而炎涼谿谷人情紛紛讀王右丞酌酒與君君自寬之詩為之三嘆老年翁台臺經綸滿腹意氣如雲生平敭歷所在見稱令金馬優游虔修職事之外別無他務正好養修健翮以待拯濟時艱耳弟之少也猶不如人令年整六旬漸有衰態覩時事之紛沓能無纓冠往救之思而才疎志淺肩鴻任鉅譚何容易不如安於樗拙之為得宜若夫隨時俯仰以取富

貴則不待今日而久已不為之矣此不敢以欺老年翁台臺並不敢以欺天下之人也

與申凫盟書

今春元日晴和似有豐年之象但得麥與秋各五六分即不至枵腹矣總在廟堂之上隨時調燮天人合一固難以預定也東西據守盡可以支持目前而收復之局誰為鄧艾羊祜其人者恐杞人之憂未得少寬也弟今六十一歲竟老矣心

思猶綿綿不歇而脊背疼痛稍愈復作血氣衰耗每用無物為補之法終不濟事宋儒云不學便老而衰此言最是學便有存養功夫雖不能免衰可以延之久遠矣老年翁精力尚健及今著述傳之後世不為竇漢卿即為劉靜修耳拙選刻之無皆今或先完其目録邇來用度實難也孫徽君謀文奉正

復張掌科書

憶昔追隨杖履快聆嘉謨朝有不諱之風人多敢言之

氣老都掌科實為正人之領袖而弟樗櫟散材亦得碌碌觀成慶連茹之彙征是即大來之一會也迫扺鱗之章迭奏髙軒暫息於巖阿每南望浦雲何嘗不采葛興思伊人生嘆顧以犬馬之病檢方林下時親書史酷嗜烟霞每咏杜子美水深魚極樂林密鳥知歸之句蔬食布衣遂欲忘老承老掌科不忘舊交惠以好音勉以救時弟雖不肖常奉教於君子矣覩時事孔棘寧無嫠婦之恤而自揣才弱非濟川舟楫故欲自掩其醜寧託遠

志而鄙小草哉雖然知己之前尚有可狂瞽者民生為社稷之本吏治乃綱紀之要安內而後可以攘外也養兵休民而後可以大舉也理財雖曰急務必為久遠之謀用人尤關治體仍嚴冒濫之端君相之主宰與言路之精神鎮定而無所撓自然天心悅豫治平不遠矣何必張皇而失其所以控馭之術哉陸敬輿趙鼎則平皆能戡定禍亂而不棘手者也未知有可采擇否

與佟高岡撫臺書

東西交訌海内民生弗獲息肩禁旅久戍供億維艱此
廟堂旰食之秋臣子枕戈之日也老先生親臺坐鎮中
州尤為腹心重地綢繆桑土不容刻緩且壯猷素著足
以消窺伺之萌前言寧敢諛耶至於弟以抱病守拙然
沐
兩朝之恩寧忘嫠婦之恤而髮短心長老無能為如燭
之武所云矣竊以吳耿之勢如唐藩鎮之所為誤匪一
日實繁有徒而堅甲利兵足以逆我顔行自非元老名

將出奇制勝未易奏膚功而暢
天威也相持將及一載饋運恐愈消乏幸今秋收成稍
稔故羣盜不起不然可憂大矣夫兵分則力弱將多則
瞻顧匪明賞罰一其權力何以鼓天下忠義之心哉
耿弇李愬何人也樗朽之夫輒復嘵嘵為知己一鳴其
芻蕘耳

復李湘北翰林書

退處林野日檢方書兼親隴畝既非陸宣公之優游暇

日亦無李贊皇之平泉花鳥僅如王右丞所云林叟談笑而已占晴較雨農圃之事豈足以為大君子道哉芝翁先生弘毅瑰瑋忘身救世與某夙有同心仰託鈞鼎慰其存歿乃小役之旋捧讀瑤函蔚乎春容薰乎蘭郁蓬蒿滿徑恨不得薔薇露浴手以讀之也再諷大什氣韻生動格度高古沈鬱頓挫直逼少陵非中晚以下可望其藩者置之案頭令人撲去俗塵三斗矣無賜名畫更愜卧遊之願撫琴動操衆山皆響已泠泠然在天竺

鷲嶺間矣何以爲謝閱邸抄知榮轉侍從葢以老年翁台臺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本經術以論思勞深巖閱矢謨謀而弼亮望重台垣行且夢卜金甌霖雨海内走歌咏太平爲幸多矣

復許子位書

一别十載道阻且長山川間之無由促膝談心論救時之急務溯尚友之雅懐悵然如何前閱邸抄見姓名登於薦剡徵書騰於谷中雖大雅逸致不以此爲榮而海

内閒風興起稗益良多所謂隱士無求於
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也方今貪冒成習民生凋敝獨
總憲蔚州環極公奮然起而力爭之欲致其君如堯舜
奠羣黎於衽席足以彰吾道之有人矣白子仲調深心
大力無愧古人倘得契丈出腹笥五經應
睿聖之稱制何難漢建武唐貞觀之遺軌乎若生者年
逾耳順齒豁頭童雖非薑桂之性老而彌辣實則樗櫟
之材匠石之所弗顧況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彼范雎蔡

澤戰國從横士耳猶脫屣名利何况被服鄒魯之教曠觀宇宙之表者乎山中無事日手一編如豆之目燈下尚能作書拙刻二册寄奉覽正聊披衷愫冀足下知吾心也

與宫宗衮書

庚戌之後精白一心誓之神明頗為人所不快然文體之正人才之盛竊以為本朝未有踰是科者而老契丈之偉度博識將來必作

黑頭公尤於望見顏色即知之不待考之他年也昨歲東門餞别深荷雅誼歸而從事叅术積勞之軀休息漸痊平疇遠風秋林紅葉莫非嘉况復味古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言覺夢䰟俱愜豈復有東華道上之想哉絲綸之地任大責重非其人未易勝也至於服食養性之術亦知嚮慕而未得其傳近唯學息心省事一著似是不傳之秘訣耳老契丈以為何如小兒赴京應試一槩未令拜客故未得通候接閲邸報知散館大喜尚望

及時進修以膺寵眷臨楮無任拳拳

與黄菉園書

葢聞古之君子雖著書立説而必以救時行道為急如生逦年以來稍有發揮如擬程格言不過雕蟲篆刻之技緑野東山何敢望其毫末也經世編一書有關經濟不知曽已入覽否兹具論性書一部請正固非時務之急亦根本之要也小皃粗有才具未知融鍊尚望教誨不怠人情反覆周防宜固也並有陳者閘二十八日地

震大變

廟社震驚

聖躬憂勞修省之詔極其痛切然不患

聖心之不真而患羣工之不改耳即如三載黜幽陟明乃唐虞以來大典今自癸丑以後吏道襍而多端官職耗斁貪婪闒冗之輩飲食民之膏血惟以加耗為事訟不論是非扨反苦失主百姓怨恚無所控愬鄉紳自顧不暇焉敢吐舌即言亦無益此而上天安得不怒生竊

以為三品以上既令自陳而大計亦宜速舉才賢劾不肖其餘戶口錢糧套冊一切報罷以省攤派苦累天下亦可以挽回天意之二三也而疏通亦在其中督撫除自陳自有睿鑒外其留者即以大計之是非定其是非非舉賢退不肖無以治天下非信賞必罰亦無以治天下也生見古之大臣雖在草野條議國家大事葢君臣原同休戚者也故敢告之知己以為臺諫皆有治天下之責者也未知芻蕘是否

復黄莱園書

著書立說只是一事然坐視民生之阽危而不能救先聖之家法尚不如是也論性書費二十年苦心不知果可以晝一孔孟之言否雖蒙契丈之褒許而海内深山窮谷中如周濂溪程伊川者未必無人安得一訂正之也經世編他日刷印另容寄上大計舉行足以激濁揚清拯救一時之困而新撫數人驅車就道草木亦覺為之改色矣承教欲糾彈一二人得其事實生以為此不

足為也昔生在掖垣後居憲席從未嘗攻發人之陰私
凡所論劾皆見於章奏有實據者契丈欲養大臣之局
度正不必爭一二人之得失也方令人才最為緊要賓
興選試而取之奔走道途而棄之夫捐納者之先用當
先用于捐納者之本行耳奈何將歷科進士舉人
皇上臨軒親策之人而並先之也進士為一行舉人為
一行例監捐納丞簿捐納為一行教習為一行斯可矣
天下之財盡沒於火耗是

皇上之天下其財半入於有司也禁之而不得其所以禁之之方有司火耗收糧書役又有使用雖有禁約一張亭長之壁即高閣户書之室耳宜令各巡撫定天平法馬等子之式發與州縣其銀錢低昂多少之數照時價徵收每季一報知府職司錢穀不時查核呈報撫院庶銀錢多收之弊可革也武備者國之大事把總者兵之首領而無功卑賤之人賄賂濫收剥削行伍以媚上官水旱之後盜賊竊發何以控禦宜以武舉充之如文

舉揀選之例庶冒濫革而營陳壯練也天下之事可言者甚多姑舉思之所偶及者可分疏言之總一疏以陳之若其思所未及者尚不勝屈指數也至于糾彈則于章奏中察其破綻臣僚中見其奸邪方可據實奏白簡以聞茍無其人自可正色以待之不必疑似冒奏反中心懸懸數月有悞正事也

與郝雪海書

弟自歸林下以來實無出山之意而子老雖伯每有招

掐舟子之思勉為應酬遂不覺多言矣以老年翁台臺超然遠覽視萬物其如脫也瑣瑣之論豈宜數溷清塵哉雖然弟非果于忘世者也閱歷三十年知學問之中自足千古富貴之外別有道德相期者正不淺耳今若不忘青眼高歌之素于今世人情之外洞見性與天道發揮江漢秋陽之藴非台臺而誰哉升沈之問何足論也閲邸抄見疏通鹽課

聖心嘉悅內陞在即亦須兢業以竣之過此一關穩至

八座也八座亦尋常事得以餘力越姚江容城而上之此樂惟子與氏耳弟近纘卜子夏集已竟或謂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弟獨以為顏子之治心曾子之敬身卜子之傳經皆聖學嫡傳也書成另當請正

與郝雪海書

今天下之財不在國不在民亦不在鄉紳此今日之三空也獨老年翁親臺巡視淮上溢額至六十餘萬足以抵一省之賦矣洵哉救時之竒才也其克當

上意有以哉弟閲邸抄不勝欣忭始信經國遠猷非迂濶者之可辨耳至於時務之要不可勝言想俱犀照數計無庸鄙人之喋喋也弟著論性書未知是否必須質之高明前已送健菴覲之又不知彼以為何如也子雲太玄直可覆瓿作賦反騷彼謂雕蟲篆刻仰屋恐類於此方令纂修明史千古大事賢人君子精光熠煜在列星中奸雄僉壬朽骨不容少恕吾郡趙忠毅天雄李于田魏懋忠務文熙石司馬皆應得佳傳而敝邑有職方張公諱主

敬清正絶俗趙忠毅公題其墓為明之正人而先曾祖
封大學士樂吾公者真理學真品格曾著養生弗佛二
論繼響昌黎今以奉覽希詳察之果與耳食夫佛老同
否果與陰用而陽避之如王龍谿等者同否北人不好
名故往往楗户潛修發潛德之幽光在于後輩君子也
弟所未舉者不及更僕此事希台臺與大司農雖伯諸
公討論之以佐太史公之采訪誰謂後世之名不急於
生前之升沈顯晦也域中之大史居一焉正謂此耳

答友人書

生本樸陋幼受先人庭訓粗涉經史遂有意于天下事遭明季搶攘國事已壊區區一孝亷無可為者遂欲遁跡青山絶意世故如陳希夷之所為者老親不以為然遂復馳驅功名之會言路憲席前後十有八年不敢喪其所學唯以仁義王道為敷陳遭值世祖皇帝知人善任言聽計從亦人臣之奇遇也迨居冢宰端揆殊碌碌無奇然中間捄正亦自不少正欲待

上親政之後徐為調劑不肯枉道以求合而不悅者衆

恐復受

今上之知遂乘機排擯然時事固難湊手大位本非易居況宰相尤關天下利害自古宰相得人則治失人則亂何敢竊位尸祿以塞賢路是以不謀于妻子不告于朋友請告歸林此亦自審其材分所宜非敢託于高尚其事也至于學道一脉歷觀夫子以來先知先覺代有傳人上天明明有意葢世無學脉則人欲肆而天理滅

矣試觀六朝五代君臣父子之間何如士民生其時者為何如也生不自揣于諸家之學探討思索辨而晰之葢亦有年其所著書未知有合于聖賢與否然要不至于與虛無寂滅禨霸功利者為伍矣至于文章一道生平嚮慕馬班韓歐此在聖門亦游夏之流亞也而心氣短耗不能窮搜遠致敷演而已足下乃以能文屬之以好學稱之豈見其外而未究其内耶

答韓康海内兄書

骨肉至愛如吾兄者能有幾人別忽經年渴想如何言

官盡言乃職分當然不然則生平所學何事但以為草

野舉手加額則不能不媿汗耳吾兄詢及於學可謂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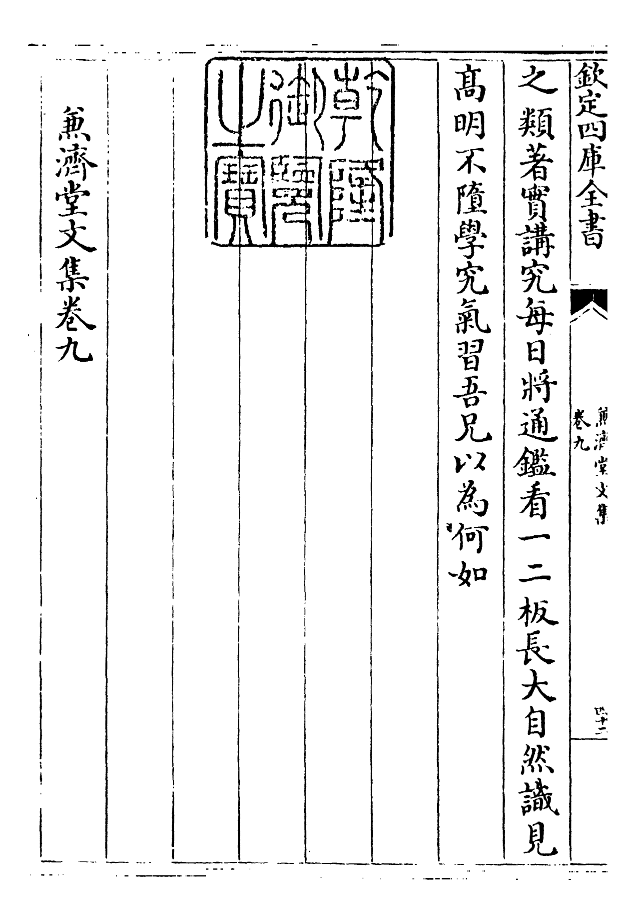
志學須如孤軍遇敵與他破死相殺一番方可得手得

手後尚有許多緊要事應為者堯舜尚可為況舉人進

士乎舉人進士未是人間美事欲以建功立業於時則

非此無以為階梯願吾兄勉旃也賢郎能讀書是一大

快活事但不可如世俗急急學做時文須將本經四書



之類著實講究每日將通鑑看一二板長大自然識見高明不墮學究氣習吾兒以為何如

兼濟堂文集卷九